

地宝图

天宝图



演神公

施碧云

李三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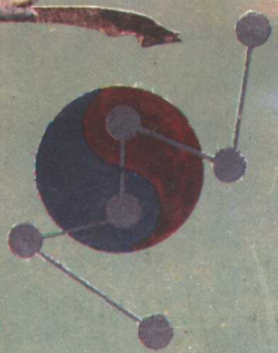
漓江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春荣
封面设计 劫力



露骨龙驹



李泰



天宝图



漓江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安南国进呈异宝
扬州城巧会善人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门下客定计哄骗
解元公愤怒遭擒…………… (10)
- 第 三 回 小丫环知恩报德
泼辣妇滥刑拷打…………… (16)
- 第 四 回 救弱质姑娘惩恶
庆良宵双美联姻…………… (23)
- 第 五 回 小豪杰习武仙山
大英雄感寒凉夜…………… (29)
- 第 六 回 困穷途子身求职
坠粪窖臭气薰人…………… (35)
- 第 七 回 携弱妹漫游访友
别良朋回籍探亲…………… (42)
- 第 八 回 还宿愿佳人被抢
贪风月浪子丧生…………… (48)
- 第 九 回 小霸王陷汾充军
巡抚院长江遇盗…………… (55)
- 第 十 回 冒名姓搭救钦差
闹公堂结交豪杰…………… (61)
- 第 十一 回 天齐庙逞能举鼎
青云楼胡闹寻仇…………… (69)

- 第十二回 订良姻红丝系足
挟旧怨黑夜烧楼…………… (76)
- 第十三回 乏资斧落魄卖拳
求功名进京赶考…………… (82)
- 第十四回 盗花银巧救巡抚
奉圣旨密访官民…………… (88)
- 第十五回 兰花院豪杰钟情
驸马府娇娘遭难…………… (95)
- 第十六回 老奸贼奏推鼎甲
勇将军夺取状元…………… (101)
- 第十七回 离帝阙君臣进香
退贼兵兄妹救驾…………… (107)
- 第十八回 憩息松林逢盗首
怒攻山寨骂强徒…………… (112)
- 第十九回 走长途病羁旅店
访反叛身陷土牢…………… (119)
- 第二十回 小奸贼强抢佳人
伴驾王欣逢义侠…………… (126)
- 第二十一回 东昌府巧偷印剑
淮安城幽禁囹圄…………… (133)
- 第二十二回 害善人奸佞定计
探盗穴甥舅相逢…………… (141)
- 第二十三回 杀强盗大破山寨
约群英同上淮安…………… (148)
- 第二十四回 剪径贼劫银断路
平康妓荐枕留情…………… (156)

- 第二十五回** 盗库房英雄见主
打花鼓侠女赚奸…………… (166)
- 第二十六回** 焦家寨忽遇虎将
集贤居巧会仇人…………… (177)
- 第二十七回** 隐旅店全仗宝伞
救善人大劫法场…………… (186)
- 第二十八回** 除奸佞封官晋爵
夺天朝逆表反元…………… (195)
- 第二十九回** 平苗黎番帐下书
勇太子擂台夸口…………… (207)
- 第三十回** 老豪杰惊逢敌手
半空儿戏耍番奴…………… (218)
- 第三十一回** 仗仙术沙场擒将
刮妖风平地无踪…………… (228)
- 第三十二回** 金家寨元帅屯兵
寒冰崩花姑捉怪…………… (236)
- 第三十三回** 打将珠佳人得胜
老君棍好汉逞能…………… (245)
- 第三十四回** 美婵娟神针却敌
铁石星睡柜遭灾…………… (254)
- 第三十五回** 追番将巧谐花烛
战妖僧惊睹袈裟…………… (262)
- 第三十六回** 矮子奉命下仙山
王爷遇难埋贼府…………… (270)
- 第三十七回** 平苗黎晋爵封王
征交趾兴兵起马…………… (278)

- 第三十八回 神兽显威喷烈火
仙踪变化困英雄…………… (288)
- 第三十九回 扫南王羞天魔女
天魔女愤扫南王…………… (298)
- 第四十回 恃威风义释小将
破恶阵羞辱娇妻…………… (307)
- 第四十一回 交趾湖勇将归位
绝龙关元帅鏖兵…………… (317)
- 第四十二回 二皇叔铁笼遭殃
俏佳人山寨诈死…………… (327)
- 第四十三回 小霸王木像破关
苏千岁沙场丧命…………… (337)
- 第四十四回 写降书两邦息战
得图马四海升平…………… (348)

第一回 安南国进呈异宝 扬州城巧会善人

元始祖奇掘温忽必烈，自蒙古兴兵，兼并天下，占住中原，执掌锦绣江山，在位一十五年，传位于皇孙铁木耳，国号成宗。文有崔彧，武有伯彦，天下升平，四海乐业。这时朝廷宠幸一位大臣，姓华名登云，原籍扬州人氏，官封太子太师、文华殿大学士之职，为人奸险异常，口蜜腹剑，嫉贤妒能，深得成宗宠爱，待他犹如心腹一般。

是年安南国进贡一幅天宝神图，呈上金銮殿御览，满朝文武俱皆不识何宝。内中有一位大臣，姓苏名定国，号洽平，官封镇国将军、观城侯之职，原籍山东曹州府观城县人氏，夫人李氏，膝下一男一女，子名子见，女名姣鸾。苏大人在朝伴驾，家眷住在山东观城。因苏定国当殿识宝，识得天宝图乃是凌霄宝殿南天门旗杆上两面大图，左名天宝图，右名地宝图。上按日月星辰，九宫八卦二十八宿方位，普天群星列宿，照十万八千星斗。天上星宿临凡，图上背面现有朱砂天文篆字，应下届何人，分注明白。此图落在凡间，应上界群宿转劫下凡，保主社稷。成宗大喜，传旨将天宝图赐与苏大人带归府第，以为传家之宝。谁知老贼华登云心怀嫉妒，覬觐天宝图宝贝，暗为定下计策，妄奏一本，说：“苏大人私通外国，存心谋反。”成宗信他谗言，将苏定国斩首，抄没财物。天宝图遂落老贼之手。他心犹不甘，奏请下旨差官到山东观城，拿获苏家全家问罪，斩草除根。多亏都御史施鸿章大人暗通消息，遂逃走了子见、姣鸾兄妹二人，李氏夫人尽节归天。钦差抄没家产，回京复旨，画影图形捉拿兄妹二人，按下不表。

话说都御史施鸿章，见华登云掌握朝纲，专权误国，卖官鬻爵，非亲不用，非财不取。朝中许多忠正大臣俱皆辞朝告老，隐迹林泉。施大人也上了一道表章，辞官归第，成宗准奏。施大人卸了仔肩，十分喜悦，带领全家老幼离京转返家乡。这一日到了山东宁海州家内住下，一家欢叙，好不欣喜。施鸿章的夫人洪氏，乃是两广都堂洪茂春之妹，膝下生有一男一女。子名天图，生得身高一丈，膀阔三停，腰大数围；面如锅底，黑中透着亮光；豹目浓眉，尖嘴缩腮，形似雷公下界，犹如恶鬼临凡，臂力绝伦。女名碧云，出落得如花似玉之貌，倾国倾城之容，女工针线无所不精，琴棋书画无所不晓，兼精通翰墨，出口成章；若论武艺，马上马下件件精通，练就一身轻功，只手能取空中飞鸟。因此有人代他兄妹起了一个美号，天图叫做五雷公，碧云叫做拿燕手，山东各处闻名，不在话下。

施老大人在家教训一对儿女，以娱晚年之乐。不意施大人偶得一病，卧床不起，延医服药俱皆无效，不到三月，弃世长逝。老夫人号啕痛哭，兄妹二人晕绝几次。只得备办衣衾棺槨，葬入祖塋。兄妹在家守孝，侍奉老母。不意福无双全，祸不单行，一连三次天火，烧得家产干干净净，田园变卖殆尽。母子三人住在坟堂度日，身受饥寒。本来施大人一生耿直，家财并不丰厚。只落得母子三人衣食俱无，好不苦楚。想起母舅在扬州，母子三人计议，次日一早便起身赶路。吃尽奔波之苦。这日施天图母子三人到了扬州广陵。进得城来，施大爷挑了一副行李担子，老夫人挽着碧云小姐，由大街往前行走。观看扬州地界，人物繁华、买卖十分热闹。老夫人一见，心中好不凄凉：想我施家官宦门第，数代簪缨，不意今朝一旦如此光景。想到这里，暗暗垂泪，只得强打精神往前走。见街旁有一

个老者，上前问道：“老公公请了，老妇人请问一声。”那一个老者见洪氏夫人虽然衣衫褴褛，却举止大方，不像贫贱出身，遂问道：“老太太所问何事？请道其详。”洪氏夫人道：

“实不相瞒，老妇人家住山东海宁州人氏，因先夫去世，家业萧条，岁遭饿殍。没办法，领了一双儿女特到贵处投亲。有一位两广都堂洪茂春，升任到扬州来做总镇大人的，但不知总镇府在哪里，相烦指点！”那老者闻听，将头摇了一摇道：“你们来得不凑巧，倘若早来半载便能相会，如今来迟了。现在的总兵大人，乃是严成虎严大人了。”母子三人闻听此言，仿佛一瓢凉水直贯顶门。半晌，老夫人又问道：“但不知洪总兵到哪里去了？”老者道：“若问洪大人，自从到我们扬州为官，爱民如子、军法森严，可说得是我们的万家生佛。无奈老大人性情忠直，不喜谄媚。朝中恼了好臣，谗说洪大人在扬州招军买马、积草屯粮、图谋不轨。因此当今旨下，将洪大人全家发配云南边地去了。”天图母子听说洪茂春大人不在扬州，他三人好似万丈高楼失足，东洋大海崩舟，不觉放声大哭，道：“我们来有路费，去无川资，怎生是好？举目无亲，哪有安身之地？好不苦煞人呵！”

母子三人悲叹了一会，天色已晚，无处栖身，见前有一座庵堂，上写“月金观”三字，老夫人上前叩了三下，惊动里边一位老道士，将门开放，问道：“打门到此何干？”老夫人行礼道：“道爷请了！因老身带了一双儿女来到贵处投亲，谁知投亲不遇，缺乏川资，特到宝庵求借一宿，望道爷方便方便！”那老道士将他母子三人一看，见他们虽然衣衫褴褛，却不像下贱之人，念一声“无量寿佛”道：“小道庵堂本乃十方所在，你母子既无容身之处，只好在东厢房暂过一宿，再作道理。”母子闻听，十分欢悦。天图将母亲、妹子搀进庵门，又将零星

物件拿到东厢房放下。老道士遂将庵门闭了，到东厢房内，叫小道士点盏灯来，问说：“你母子三人家住何方？姓什名谁？到此投奔亲戚是何等样人家？你且讲来。”老夫人见老道问她，即将家乡籍贯、姓名，又将投奔洪都堂之言细说一遍。老道闻言，叹道：“原来是官宦之家，目下如此穷困，实乃可叹！老夫人且免愁烦，在小庵中暂过一宿，等待来日再行定夺。”说罢，叫小道士取过晚饭，款待他母子三人。在厢房之内用过晚膳，遂收拾安身。洪老夫人阵阵悲伤，心如刀刺，想起今日虽在庵堂过宿，将来到哪里安身？怎样是好？越想心越凄凉。那时听得樵楼上已打三更，朦胧睡着。忽然一阵阴风过去，现出夫君，叫声：“夫人，我今特来带你入阴府，儿女日后自有升腾之日。”夫人听罢，一惊醒来，仍见一盏孤灯。连忙唤醒儿女，细述梦境，两目一闭，命已归阴。施天图一见，不由吓得魂飞魄散，上前一把抱住，喊声：“母亲醒来！母亲醒来！”连叫数声，全不答应，竟呜乎哀哉了。施大爷一见老母身亡，不由得大叫一声说：“苦死我也！”就一头栽倒尘埃，晕死过去。吓得碧云小姐周身香汗直淋，双手抱住兄长，喊声：“哥哥醒来！”小姐喊了半会，只见施大爷悠悠还转过来，哭声：

“母亲指望一家三口来到扬州投奔舅舅，谁知投亲不遇，盘川俱无。如今母亲又一命归天，撇下兄妹二人，孤苦伶仃、举目无亲，将来怎生是好？”哭了几声又晕了过去，一连几次。急得碧云小姐没了主意，只得上前哭劝道：“哥哥，如今母亲已经归天，兄长还须保重身体！妹妹乃是女流之辈，见识全无，还要望哥哥想个主意才好呢！”姑娘停了一会，只见天图也不回答，昏昏沉沉，双目紧闭、不省人事。急得施姑娘放声大哭，好不悲伤。

此时早惊动当家老道净修，因他是起早做课诵经，听见东

厢房哭泣之声，连忙走来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为什么大清早起啼哭，做什？”施碧云闻听，急忙上前跪下，哭道：“老师父有所不知，因奴家三人到尊处投亲不遇，多承师父恩典，将我母与兄长留在宝观暂过一宿。不意夜间母亲亡故，兄长又得病症，将来叫奴怎生是好？望祈师父搭救了！”说着哀哀痛哭。修净道士听了此言，也是十分伤感，走到里边一看，见老夫人一命归阴；又见施天图昏昏沉沉，人事不晓，皱着眉道：“小姐且免悲啼！古人有言，事到临头，要拿定主意。纵然你哭死了，也无益于事。”碧云道：“奴乃女流之辈，此地人地生疏、举目无亲，叫奴也没有主意，望老师父慈悲，代奴作主，日后自当图报大德。”修净道见施小姐母亡兄病，又是一个伶仃女子，扬州城举目无亲，又无银钱葬母医兄，他便想出一条计策来：“小姐听了，在老道看来，只要小姐舍却千金之体，老道自有主意。”碧云道：“奴乃女流之辈，未出闺门一步。此时奴家方寸已乱，只要能葬了母亲，医治兄长病好，莫说舍身，就是粉身碎骨奴也甘心情愿！”老道闻听，口念“无量佛”道：“好一位贤孝千金！在我看来，非得小姐写下一张难图，将投亲之事叙明，如今母亡兄病，举目无亲，囊橐皆空，无所措办，今情愿卖去自身为奴为婢，待日后兄长病好再备银两取赎。难图上虽然这样写法，我们扬州城善人极多、义士极广，或者有人解囊周济与你，葬母医兄；不然，得了身价也能办事的。”施小姐见净修这等说，遂道：“老师父在上，多承指教！但奴前去卖身，奴母亲，兄长无人看视，怎生是好？”净修道：“不妨，有老道代你照看便了。”碧云小姐连连称谢，取过文房四宝，亲自提笔，珠泪汪汪，犹如万箭攒心，上写道：

被难人施氏碧云，系山东宁海州人氏，因遭歉

岁，囊囊无资，举家三口离荒就熟至贵地投亲。谁知不遇，来有路费，去无川资，暂住月金观内。不意福无双全、祸不单行，萱堂弃世、兄长病缠，丢下小奴孤苦伶仃、举目无亲，如樊龙之鸟、似涸澈之鱼，坐困待毙。今不得已露面抛头，自卖身价纹银五十两，仰求仁人君子广开恻隐之心，稍降甘霖泽及枯骨。若得医兄葬母，使生者感德、死者衔恩，永铭刻于肺腑，终身难忘大德，当结草衔环补报。纸短情长，笔不尽述，苦难人施碧云泣血叩首。

写毕，就在观前跪下。众行人都停步，不多一会，围站着百十个观看的闲人。见碧云生得貌美娇容，天下少有。众人正在观看施小姐，东大街来了一匹快马。这马上坐的不是别人，乃是本城人氏，住在西牌楼梗子街，姓李名泰，表字勇春。他父亲李振国；母亲岳氏，为京中镇国侯岳振芳之妹。振国在日，做到吏部天官之职，因见奸臣当道，辞官回家，乐守田园，教子攻书。未及两载，老大人跨鹤升仙去了，遗下母子二人。李公子奋志读书，专心习武，到十八岁上，得中文武解元。因他家有百万家财，富称敌国。李公子为人性情潇洒，气概轩昂，貌似潘安，才如子建，更兼挥金如土、仗义疏财、周济贫民、抚恤孤寡、济困扶危、锄暴安良、结交天下英雄豪杰之辈，见有受难遭困之人，必有解囊相助，倾心结识。因此江湖上替他起了个绰号，叫做赛孟尝。这一日，李公子带了家丁李福、李寿上西关外亲戚家中祝寿，适从此处经过，见观门首许多人围拢着，遂叫李福前去观看为的何事。李福领命来至观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年青女子在此卖身，面前铺一张难图。李福看得明白，回禀解元公，就将女子卖身之言，母亡兄病的事说了一遍。李泰闻听，下马离鞍，分开众人走进人丛之中，举目一看，果然

是一个年轻女子跪在尘埃、泪珠满面、目不斜视，观她十分稳重。李公子将难图看了一遍，问净修道：“道长，这位姑娘可住在此庵中吗？”净修认得是李解元，连忙施礼道：“大爷有所不知，因她一家三口乃是外乡人氏到此投亲，谁知不遇。来有路费，去无盘川，无银钱住店，暂住小道观中。不意她母亲昨夜偶得暴疾身亡，她兄长一急，得了病症。故此无奈，小姑娘只得卖身，葬母医兄。这也是她的孝意，真真难得！今承大爷下问，望大爷做做好事，搭救被难的人吧！”李勇春道：

“既这等讲，些许小事。你将这姑娘带进观去，不必卖身了。待我到西门外去祝过寿，差人送五十两银子便了。”净修闻听，喜出望外，道：“施小姐，谢谢李大爷赠银子的大恩。”碧云闻言，跪在地上叩了四个头，道：“多承善人恩典！难女子今生难报大德，只好来生变了犬马报答了。”李公子道：“姑娘请起，休要言重了！”说罢，上马带着家丁去了。当下净修道士代施小姐收起难图，进了月金观，将山门闭起。施姑娘仍然伴着母亲尸首，再看看兄长的病体更加沉重。

不言施小姐悲伤。单说扬州城中有一头小奸，姓华名子林。他父在朝，官封文华殿大学士之职，生有一子二女，长女名爱莲，身入内宫，乃是当今宠爱的贵妃；次女名唤碧莲，年已及笄，未曾受聘。华太师在朝伴驾，家眷住在扬州。华子林依仗他父亲的势焰，又仗着他姐姐执掌西宫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就暗地里招军买马、聚草屯粮，广交绿林响马、江洋大盗，收为心腹，备日后夺取元朝天下。平日称孤道寡，专贪女色、惯抢良女、霸占旧地，作恶多端，擢发难数。他时差了心腹家丁四出打听，见有美貌佳人，他就设法抢回府中作乐。内中有两名家将，一名皮轻，一名皮重。他兄弟二人乃是小奸最得意的两名家丁，天天在外打听美色。今日在月金观前，见

施小姐卖身葬母，又见她出落得十分整齐，正欲上前动问，被李勇春做了好事，叫施小姐不必卖身，因此不敢插嘴。他二人回到华府，华子林问道：“今日你二人在外边半日，可曾打听到什么美貌姑娘吗？”皮轻、皮重回道：“禀上国舅得知，小人们今日在外边打探，到月金观前，见有一个被难女子，系山东人氏，叫做施碧云。因她到扬州来投亲不遇，母亡兄病，情愿卖身，只要身价五十两。小人正要上前动问，谁知来了本城的李解元，赠她纹银五十两，殡葬她的老母，叫她不要卖身了。故此耽搁，到这晚才回家。”华子林道：“但不知这卖身女子品貌如何？”二人道：“国舅爷，若问这个女子容貌，真是天下少有、盖世无双！好似月殿嫦娥临凡，越国西施再世。国舅虽有多少窈窕女，不及卖身女裙衩。”华子林听了皮轻、皮重之言，心痒难抓。恰好先生金湘子走来，施礼说道：“国舅放心！如果国舅心中爱这女子，待门下略用小小计策，就将这施氏诳到府中，与国舅成亲，岂不为美？”子林忙问道：“先生计从何来？说与孤家知道。”金湘子道：“些许小事，只要如此这般，立刻就将这施姑娘哄来。”小奸鼓掌道：“果然好计！愈速愈妙，不可耽搁！”金湘子遂差华安、华福两个家丁抬了一乘青布小轿，到月金观去，如此如此。二人领命，带着轿子一直到月金观前，道：“老道何在？”

再说净修道士正与施小姐讲这扬州李善人的好处，忽听打门声响，急忙开了观门一看，见是两个家丁，后面一乘小轿进得观门。净修上前问道：“二位大叔到此何干？”华安、华福道：“道长有所不知，听我们讲来，你观中有一个被难的施姑娘，兄长得病、母亲归阴。我家公子要做好事，这里五十两纹银送与姑娘。我家太夫人得了信，要请姑娘谈心。”净修道士不认识这两个恶奴，把他当做李府的家人，说道：“二位大叔

听了，既李太太这等说，现在姓施的一家三口皆在东厢房内，请六叔一看就知道了。”二人道：“我们久已晓得了，如今我家太夫人在二堂立等施姑娘回话。老道爷你将这银子替她母亲置办衣裳，请个先生为她兄长看视病体。姑娘到我们李府与太夫人不过讲几句被难的话，太夫人还要赠她二三百两银子，去去就来，并不耽搁。”净修闻说，喜从天降，就将银子送与施小姐道：“姑娘，这乃是李善人赠的银子，与你母亲买棺殓殓的。还有李老太太闻得姑娘贤孝，差人来带你去见她，要去就要去。”施碧云说道：“今既承善人恩典，赏赐银子，又到他府中去做什？况且母亲、兄长无人照料，奴家何能远离？”净修道：“姑娘有所不知，若问我们扬州城李府中岳老太太，乐善好施，遇有被难遭困之人，老太太都要救援的。如今小姐你到她府中，将这苦情一说，至少赠你二三百两银子。将来等你兄长病好，也好搬柩回籍。这里你母亲、兄长之事，包在贫道身上便了。”碧云听了老道之言，只得拜托净修，将银子俱交与他办事，道：“奴家即刻就来的。”净修满门应允。小姐到灵前哭别过母亲，又见兄长天图昏昏沉沉，仍然人事不知，宛如万把钢刀刺腹，心酸难过。没办法，忍着眼泪将衣服整整，移步出外，上了小轿。华安、华福一见中计，十分欢喜，叫家丁将轿抬起，出了月金观，上街来得甚快。稍顷，到了华府，直抬到银安殿，将轿停下。华安、华福上前禀道：“启上千岁，小人们已将施小姐哄来了。”小奸闻言，心花怒放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功劳不小，日后重重赏赐与你。”遂叫丫环：“将碧云小姐搀扶出轿，来见孤家。”左右走上两个丫环，上前将轿帘掀起，启口道：“有请小姐下轿！”施姑娘闻言，轻移莲步，走出轿来，举目一望，只见厅前挂灯结彩，鼓乐喧天。不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